

唐詩百話

晚唐詩話

施蟄存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施蛰存著

唐

詩

晚唐詩話

百

話

(三)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唐詩百詠

著者：施鵬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精裝一册新台幣七〇〇元

平裝三册新台幣六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851-7 (精裝)

ISBN 957-547-852-5 (平裝)

唐詩百話(三) 晚唐詩話 目次

78	李商隱：錦瑟	六二七
79	李商隱：七言絕句四首	六三九
80	溫庭筠：五七言詩四首	九四七
81	溫庭筠：菩薩蠻	六五八
82	杜牧：七言絕句十一首	六六七
83	許渾：金陵懷古	六八一
84	鄭鵬鵠詩	六九三
85	曹唐：遊仙詩	七〇〇
86	章碣：詩三首	七一—
87	李群玉：黃陵廟詩	七—八
88	劉駕：詩八首	七—五

89	秦韜玉：貧女	七三〇
90	皮日休、陸龜蒙：雜體詩五首	七三七
91	三家詠史詩十首	七四四
92	韓偓：香奩詩、長短句六首	七五二
93	韋莊：秦婦吟	七六三
94	晚唐詩餘話	七八五
95	唐女詩人	七九〇
96	六言詩	八〇二
97	聯句詩	八一四
98	唐人詩論鳥瞰	八二二
99	唐詩絕句雜說	八二七
100	歷代唐詩選本敘錄	八四一
後記		八六三
索引		八七四

晚唐詩話

78 李商隱：錦瑟

南朝宮體詩綺麗的辭藻，到盛唐時，已被擯斥在詩壇之外。王、孟的詩，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絕不堆垛濃艷的字面。從此以後，詩家一味崇尚清淡，到了郊、島，已清淡到質樸無華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極必反，首先出現了一個李賀。他從齊梁詩賦中汲取麗辭幽思，運用在唐代的聲韻琅然的近體詩中，登時使唐詩開闢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賀影響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溫庭筠、李商隱。段、溫、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當時人稱他們的詩體爲「三十六體」。

杜甫作詩，極講究句法，如《秋興》八首之類，詩句都極爲雄健。作長篇詩，又在敘事方法上，繼承了司馬遷、班固的史筆，如《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之類，形式是詩，精神卻是一篇散文。這一特徵，首先由韓愈繼承了下來，於是使後世有「以文爲詩」的評語。李商隱的詩，在句法與章

法、結構方面，顯然可以看出杜甫、韓愈的特徵。

爲了要運用綺麗的字面來結構對偶的律詩句法，有許多思想、情緒，甚至事實，不任用本色詞語來表達，於是不得不借助於運用典故。在李商隱以前，詩人運用典故，不過偶爾用一二處，不會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讀者看得出，這一句中包含著一個典故。止要注明典故，詩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隱的詩，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詩意還是不易了解。因爲在運用典故的藝術手法上，他也有所獨創。他在詩中運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企圖在他的詩中所顯示的意義。

南朝宮體詩，使用綺麗的辭藻，描寫男女歡愛的宮廷生活，這些詩的思想內容，不會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宮體詩的創作方法，絕大多數都是「賦」。李商隱有許多詩，也是組織了許多綺麗的辭藻，描寫男女歡愛。但在文字表面現象的背後，還隱藏與男歡女愛不相干的意義。這樣，李商隱的艷體詩，或說情詩，僅是他的某一種嚴肅思想的喻體，我們說他是用「比興」的創作手法來寫這一類詩的。溫庭筠與李商隱齊名，文學史上稱爲「溫李」，但溫庭筠的詩很少比興手法。無論意義與價值，溫庭筠的詩遠不如李商隱。

在唐詩中，李商隱不能說是最偉大的詩人，因爲他的詩的社會意義，遠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但我們可以說李商隱是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唐代詩人，因爲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楊億、劉筠等人爲首的一群詩人，掀起了一个學習李商隱詩的高潮。

他們刊行了一部唱和詩集，名爲《西崑酬唱集》，後世就把李商隱風格的詩稱爲「西崑體」。自從歐陽修、石介、梅堯臣等提倡魏、晉風格的古詩，黃庭堅創立了江西詩派以後，西崑體就不時行了。但是，王安石還說：「要學杜甫，應當從李商隱入門。」

明代是唐詩復興時期，從前、後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梅村，都有李商隱的影響。清代中期以後，詩人好做情詩，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流品愈下，出現了王次回《疑雲集》和《疑雨集》。再以後，就有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那些香艷詩了。

金代詩人元遺山的《論詩絕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前二句是《錦瑟》詩中的句子，下二句說詩家都愛好李商隱的詩，但苦於不解詩意，最好有人把它們箋注明白，像漢代鄭玄箋注《詩經》一樣。這是歷代以來讀李商隱詩的人共同的願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個和尚道源開始爲李商隱詩作注解。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無法見到，據說是「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漁洋在《論詩絕句》中曾極力推崇他，比之爲箋解《詩經》的功臣毛公與鄭玄：

癩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

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

據宋人筆記《楊文公談苑》云，李商隱每作詩文，一定要查閱許多書本，亂攤在屋子裏，人家比之爲獺祭魚。原來水獺啣到了魚，並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魚，一條一條陳列在面前，好像祭祀這些魚。好久以後，才把這些魚吃掉。李商隱亂攤書本，找尋資料，以寫詩文，情狀也和獺祭魚一樣。「獺祭」這個詞語，現在已被用來譏諷人家東抄西襲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時高僧，自稱「彌天釋道安」，詩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上，增補了許多。其後，經過程夢星、姚培謙、馮浩等人的箋注考釋，現在我們用的是馮浩的《重校玉谿生詩詳注》。借助於這個注本，我們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對於整首詩的涵義，還是不容易明白。儘管馮浩作了大量的考證箋釋，恐怕還有許多不能作爲定論的地方。

李商隱的詩，既然有了詳盡的注解，還是不容易看懂，而讀者偏偏還是愛好，這不是很有矛盾嗎？並不矛盾。這正是唐詩的特徵，尤其是在李商隱詩中體現了出來。唐詩極講究聲、色、意。首先是聲，平仄諧和，詞性一致，都是爲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稱爲律詩。隋代以前的五言詩，在不合樂的時候，都是平讀的，像我們現在朗誦白話詩一樣。唐代的律詩，即使不配音樂，也可以像歌曲一樣吟唱，因爲它的文字組織有音樂性。其次是色。它屬於文字的美，是訴之於視覺的。李商隱極能組織綺麗的辭藻，他運用的單字和語詞，濃淡，剛柔，非常勻稱，看起來猶如一片古錦上斑斕的圖案。最後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緒，都是詩的內容，我們稱爲詩意。李商隱的詩，儘

管我們不能理解其詩意，但是它們的聲、色同樣有魅力能逗取我們的愛好。現在我舉出一些歷代以來衆口傳誦的名句：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

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無題》）

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春日寄懷》）

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卷旗。（《重過聖女祠》）

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無題》）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無題》）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無題》）

以上八聯，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聯不用綺麗字面，而句法卻儼然是杜甫，錢良擇在《唐音審體》中稱之爲「神句」。這些詩聯，放在全篇中，儘管全詩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這一聯，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擊節心賞了。此外，還有許多聯句，連意義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止因爲有高度的聲、色之美，也使讀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詩。

李商隱的詩，有許多題作《無題》、《有感》、《讀史》的，這些詩題，並不像歷來詩人那樣，用以說明詩的內容。爲了記錄他的戀愛生活，或者發洩他的單相思情緒，他寫了一首隱隱約約的詩，

並不要求讀者完全明白，於是加上一個題目：「無題」。如果他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觸，也用艷情詩的外衣寫下來，也題之爲「無題」或「有感」。如果他對當時的政治、國家大事有所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詩，題之曰「讀史」。「讀史」就是「詠史」，這種詩題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過。「無題」則是他的創造。此外，李商隱還有許多詩，用第一句開頭二字爲詩題，如《錦瑟》、《碧城》之類。這些詩，其實也就是「無題」。

白居易作《新樂府》，惟恐讀者不明白他的詩意，在詩題之下，還要摹仿《毛詩》，加上一個小序。例如詩題《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傷農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衆化，要做到「老嫗都解」。儘管他的詩已經夠明白淺顯，他還是不憚煩地要在詩題上表現清楚。李商隱恰相反，詩意已經朦朧得很，還不願加一個說明性的題目。留有餘地，讓讀者自己去感覺，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隱，代表了兩種文藝觀點，兩種創作方法。一個是現實主義，一個是近於象徵主義。

現在我們就以《錦瑟》這首詩爲例子，看看歷代以來許多人的體會：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弦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這大概是解釋此詩的最早資料。許彥周記錄趙深的講法，以爲這首詩是李商隱聽了令狐楚家妓彈奏錦瑟以後寫的。錦瑟有四種音調，詩中兩聯四句即分別描寫這四種音調。「莊生」句是寫適，或感，「望帝」句是寫怨，「滄海」句寫清，「藍田」句寫和。這樣講詩，真是可謂曲解。「望帝」句勉強可以說是形容其怨，其餘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與琴一樣，都是一弦二柱，錦瑟的柱數與弦數同，顯然是胡說，既然李商隱自己沒有注明此詩本事，又何從知道令狐楚妓女曾彈奏過適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儘管許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講法，而王世貞還說：「李義山《錦瑟》詩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藝苑卮言》）他以爲李商隱的這一類麗語，講不通就沒有意思，講通了反而又覺得不過如此，沒有餘味了。這一評語，正說穿了李商隱詩的特徵。

劉放《中山詩話》說：錦瑟是當時某一個貴人的愛姬。《唐詩紀事》說是令狐楚的妾。總之，都以爲錦瑟是人名，而這首詩是李商隱寫他對錦瑟的愛戀。這一講法，也止是臆說，毫無根據。

但是《唐詩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詩，仍用適怨清和之說。廖文炳從而解云：「此義山有托而詠也。首言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華年而移於其數。樂隨時去，事與境遷，故於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聯）。乃若華年所歷，適如莊生之曉夢，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爲滄海之珠淚，和而爲藍田之玉煙，不特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聯）。夫以如此情緒，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憶也。然而流光荏苒，韶華不再，遙溯當時，則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聯）。」這樣解釋，已經是逐句串講了，但是讀者還未必能豁然開朗，信服他講得不錯，已表達了作者本意。

錢良擇在《唐音審體》中釋云：「此悼亡詩也。《房中曲》云：「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即以義山詩注義山詩，豈非明證？錦瑟當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興也。集中悼亡詩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舊解紛紛，殊無意義。」以此詩爲悼亡之作，以錦瑟爲興感之物，朱彝尊、朱長孺、馮浩也都有此設想，不過對詩句的具體意義，各人的體會又各有異同。

「錦瑟無端五十弦」，錢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斷而爲二，則五十弦矣。故曰無端，取斷弦之意也。」馮浩最初的箋解，以爲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隱詩另一句「雨打湘靈五十弦」爲例。又說：「以二十五弦爲五十，取斷弦之義者，亦誤。」又說：「此悼亡詩，定論也。以首二字爲題，集中甚多，何足泥也。」這樣，馮氏雖然也以此詩爲悼亡之作，但錦瑟和五十弦都沒有任何寓意。但他在重校本中卻同意了錢氏的講法。

『一弦一柱思華年』，錢氏云：『弦分爲五十，柱則依然二十五。數瑟之柱而思華年，意其人年二十五歲而卒也。』楊守智箋云：『琴瑟喻夫婦，冠以錦者，言貴重華美，非荆釵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數。思華年者，猶云百歲偕老也。』何焯解此詩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發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馮浩箋云：『楊說似精而實非也。言瑟而曰錦瑟、寶瑟，猶言琴而曰玉琴、瑤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撫其弦柱而嘆年華之倏過，思舊而神傷也。』

『莊生曉夢』二句，錢氏以爲『言已化爲異物』。何焯云：『悲其遽化異物。』馮浩則以爲上句是『取物化之義』，下句則『謂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滄海月明』二句，錢氏以爲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謂已葬也，猶言埋香瘞玉』。何焯以爲『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這兩家的意見是同樣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長眠地下。馮浩不同意這一講法。他以爲這首詩的下半是『重致其撫今追昔之痛』，『滄海』句是『美其明眸』，『藍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後一聯，『此情』二句，錢氏解釋道：『豈待今日始成追憶，當生存之時，固已憂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馮浩在初校本中，講法與錢氏不同。他說：『惘然緊應無端二字。無端者，不意得此佳耦也。當時睹此美色，已覺如夢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堅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補注》中，卻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舊說，認爲錢氏『起結之解，究爲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

認錢氏對此詩首尾兩聯的解釋，較為近理。可是還堅持他對中間二聯的解釋。

以上所引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箋注家。他們都認為這是一首悼亡詩，但是全詩八句，各人的講法都不盡一致。即使有相同處，也是同中有異。總的說來，清代詩家，都同意這是為悼亡之作。止有一個紀曉嵐，以為它是一首艷情詩：「始有所歡，中有所阻，故追憶之而作。」（《李義山詩辨正》引）差距其實不遠，止是那位美人死與不死之別而已。

據說有一個宋刻本李商隱詩集，第一首就是《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為是李商隱「自題其集以開卷」，此詩有自傷生平之意。此說記載於王應奎的《柳南隨筆》。馮浩以為這不是何焯的話。近代張爾田作《玉谿生年譜會箋》，關於《錦瑟》這首詩，就採用此說。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隱評傳》，其作者更以為這樣講法「最得其實」。他又從而「發揮」之。現在節錄如下：

《錦瑟》實際上是李義山一生遭遇蹤跡的概括。宋刊義山詩集把它置於卷首決不是偶然的。首聯以「錦瑟」興起，是虛寫。「思華年」三字統攝全篇，是本詩基本主題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純係自傷生平之辭。「莊生」句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實寫，即追憶青年時代仙遊生活。「莊生」，詩人自謂；「迷蝴蝶」，喻入道仙遊。另一方面又是虛寫，是說自己青年時代有過許多綺麗美好的理想，後來在冷酷的現實生活中逐一幻滅，化為泡影，晚年回憶起來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謂我滿腹憂憤，惟有假詩篇以曲傳。「春心」句寓遲暮之感。「滄海」句取滄海遺珠之意。意思是說：滄海的遺珠長對明月而垂淚。「藍田」句意思與

上句相近，是說藍田的美玉，每臨暖日而生煙。總的說來，這兩句義山自慨不遇。珠、玉，詩人自喻美才；淚、煙，抒寫沉淪不遇之痛。尾聯運用遞進句式，今昔對照，突出詩人內心的惆悵寂寞。詩用反問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種種遭受，何待今天回憶，就在當時也夠令人惆悵傷感的啊！又詩題曰《錦瑟》，取首二字爲題，猶《無題》也。

作者每講一個詞語，都引李商隱其他詩中同一個詞語爲證。例如莊周夢蝶的典故，李商隱用過好幾次，作者都引用來作爲旁證，以證明這是寫「遊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滄海」和「珠」字，就說這是「滄海遺珠」之意。從來講唐詩的，何止數百家，儘有講得很深奧屈曲的，但沒有見過如此穿鑿附會的講法。李商隱原詩雖然不能逐句實講，但體會其涵義，我以爲悼亡之說，還是近情。自傷生平之講法，或者可以聊備一說，但如果用《評傳》作者這樣的曲解，恐怕無論如何也講不清楚。這是一首自傷生平之詩。

以《錦瑟》爲例，可知李商隱的許多無題詩，儘管注明了詩中所用典故，還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題思想。

馮浩在幾十年的研究及箋注工作以後，寫下了兩段結論。其一云：「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托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尤矧也。」

其二云：「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

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人動指令狐，初稿盡爲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啓陳情之時，無非借艷情以寄慨。蓋義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陽，其後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便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箏求急管」者，已揭其專一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於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爲附會也。若云通體一無謬戾，則何敢自信。」

馮浩最初不贊成以前許多注釋家的觀點，他在初刻箋注本中，對前人以為有寄托的好些無題詩，一概批駁，斷定它們都是描寫愛情的艷詩。但後來對李商隱的生平遭遇，經過深入研究，發覺李商隱並不是一個風流浪子，他的那些艷詩，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隱喻的。於是他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探索這些無題詩的微意。結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箋注》中，他認為是有寄托的無題詩，反而更多於前人研究的結果。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無題詩，還是賦艷情之作。在這種夾雜不分的情況之下，他認為必須有所區別，而《唐詩鼓吹》把李商隱的許多無題詩集中在一起，使讀者不能區別鑑賞每一首詩的意味，這是他認為可笑的。

但是，對於李商隱的詩，運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來求解，馮浩也還不敢自信其無誤。所以，我以為還是採取陶淵明的方法，『不求甚解』爲妙。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